

# 那些年，我们相依为命

燕南 2019.3.6



我曾经写了一篇“在九湖过年”的文章，回忆所谓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”的一个春节。那时我在福州读大学，计划寒假回来漳州跟妈妈弟弟过年。福州到漳州有火车也有汽车，票价都是十块左右。十块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助学金，而当时妈妈的月工资也就32块。为了省钱，我先是到城里一位妈妈原来的同事家（陈祖武），看他能否替我联系到便车。两天过去没有便车的消息，祖武就给我十块钱，让我去买票回家。那时汽车票不好买，需要半夜去车站排队。正好我的同学林璨琦也想回厦门。我们就相约一道去搭火车，而且决定挑战自己，坐慢车不坐快车。

慢车票比快车票可以省一半的钱，但逢站必停，而且到鹰潭要等转车。等转车是在两条路轨中间的小站台。我们在寒风和煤灰中等了足足五个小时。到漳州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。

从漳州江滨的桥头到妈妈工作的九湖淇塘供销社还有五里路。等候载客的自行车还有好几辆。因为一路颠簸18个小时，我已经身无分文了。一个农民同意到了目的地再收钱。到了淇塘，弟弟正好夜色中在门口劈木炭。他看到我喜出望外，说妈妈以为我不回来，正在里面哭呢。妈妈见到我破涕为笑，赶忙掏钱给载我的农民车夫，还多给了几角钱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弟弟提着煤灯巡视了营业所的各个门户才敢去睡，因为那些门户和墙壁不是木制砖砌，而全是竹蔑编的。而营业所的其他人员全部回家过年了。领导让妈妈留下来护店，犒劳给我们一斤猪肉和十块钱。要是我夜色中到了淇塘而找不到妈妈和弟弟呢？妈妈不知道我已经准备回来，而我也没有想到妈妈和弟弟可能回去石码。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后怕。那种时刻，人们才明白什么叫相依为命。

南南：  
那年寒假我无钱可寄给你回家过年，心里的难  
过是无以形容的。28那天拿到15元助学金，我立刻刻  
录时电话给你过年，没想到你因同学有送你腊肉。  
油仔想拿回和弟弟共享，15元不够买车票，你连把  
暖身的毛衣带掉，急于时晚回九湖与弟弟共享。当  
时我还在办公室流涕想你，因没钱回石码，且没  
后有10元和一斤猪肉，我就进九湖，没想到你不  
在石码，听到你的呼叫声，我不知怎么高兴，幸  
运就没有回石码，否则身无分文的你，没带带的  
衣服，怎么办，太危险了！新人相聚是常情，如  
果当初没我和弟弟，你会冒险无钱无衣赶回九湖吗？



弟弟当时在漳州一中寄宿读初中。食堂改善，给寄宿生们每人一钵子菜汤和一小块年糕（闽南年糕叫甜粿）。有孝心的弟弟把汤喝掉，把料和年糕带回来给相依为命的妈妈。请看妈妈怎么回忆这件事。

1960年的你和弟弟吃那么多的芋头读初中时是  
你的努力才读到漳州一中。靠近在九湖的我那  
年过春节学校里发给每人一钵子菜汤和一块  
芋头大的甜粿你把汤喝了把料和芋头带到九湖  
那块甜粿我那时切成三块我吃一块二块  
分给同宿舍的女店员我问她好吃么？我回答说：  
你没吃过他说：就这样一个，我当时如吃了薯  
药后悔万分多乖的孩子是我笨

这正是所谓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”的1960年春节，物资奇缺，样样要票证。（下面图像来自网络）



不过，那个春节我们是过得相对充裕的。弟弟的户口在漳州，有一份“副食品”供应票证。我凭福州学校开的证明，也拿到一份“副食品”供应票证。我和弟弟在漳州市的几个副食品商店和鱼市场排了一上午队，买到了腊肠皮蛋和湿沥沥的冻鱼。妈妈认识的一个公社驻队干部，还给我们开了一张条，让我骑车去十里外一个生产队，找队长开仓买了一堆留种用的小甘蔗。妈妈、弟弟和我还一辆自行车三个人到九湖的新塘去吃了一次猪血。在那时，那可也

是难得的美味。

过了春节要回福州了。离开那一天，四点醒来就看见妈妈在开炉点火了。我们那时住在一个大队间，用的是烧草的大灶。为了去火车站，借来一辆自行车。自行车前杆坐着弟弟，后座一旁的下方挂着我的行李。我蹬上车踩动后，妈妈再跳上后座。可是，试了几次，妈妈一上车，车就倒了。妈妈就叫我载着弟弟和行李先去火车站，她要步行去。终于，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在我就要上火车前，妈妈也赶到了。亮晶晶的汗珠，挂在她的头发上。当我想要为她抹去汗水时，我看到妈妈的双鬓已经出现白发了。后来，弟弟写信说，那天从火车站回去，他终于学会蹬车载妈妈。那一年，弟弟十三岁。

我大学毕业以前曾经到妈妈下乡的地方看过她一次。妈妈用装六六粉的瓶子装酱油（她说她把六六粉的瓶子埋在地里好久），用洗衣粉洗头（因此她头发掉得早）。现在，101岁的妈妈已经没有什么头发了，但往事照样记得很清楚。她大部分时间卧床，由弟妹照顾。

下面的旧照片是我们母子三人 1962-63 年间摄于妈妈的九湖淇塘供销社营业所。我即将大学毕业，而弟弟即将读高中。那些年，我们果然相依为命。



在九湖过年 <https://yannan.us/watery/parents/jiuhu.htm>